

捕龜者

秋天早晨的晴空，整幅綠油油的軟緞上綴着一個火球，光波輻射到一座希臘式大廈的塔尖，也透射到一股細流中蹲在破船上屠殺烏龜的王老四。

河，寬不過五丈，水是五彩的：碧綠，橙黃，灰白，深黑，……濃得帶有黏性和鹹素。它的發源地是從大都會的脈膊上舒舒地，迂迴地流到河內，流到船邊，分沁了的汁液，寄託着兩種生命：一是魚鱉烏龜，一是以捕魚鱉烏龜生活的人們。

小木船，有如沙灘上沉睡的鳧鷖，但都是殘頭的，缺尾的，週身的骨節，只要用力一跳，就會完全解體似的；然而它却是一羣絳色的老幼男女的生財——也可說是活命的全部。船頭是工作場，中艙是臥室，船尾是灶火間，靠近中艙幾塊凹凸不平的甲板上是小孩子遊戲的地方。他們最忙的時間是早晚：晚上要捕龜，早上要趕街，上街

賣的龜，照例是要剝去殼和板，因為板又可賣給藥店製藥。所以每天得趁早起床，剝去了殼和板，再搨上街去趕早市。

十點鐘左右，他們先後地從街上回來，隨帶的有油，鹽，米，和小菜，至于龜肉，雖說是自己生產的，却不曾妄費一隻，除了喜慶之外。

每到這希臘式的大廈裏傳出早禱完畢的鐘聲以後，船上的婦女們就燒飯。男子們便翻動晒在河沿上的龜板或整理捉龜的器具。就這樣，他們習慣地生活着，機械地動作着。雖然這種生活異常清苦，但不像打魚的今天要稅，明天要捐，而且工具簡單，成本低廉。同時因為這兒是骯髒區域，蚊蟲的王國，除了必須經過的人，——如從希臘式大廈吐出來的人掩鼻而過以外，很少有人光顧這裏。於是在這鱗櫛的破船上，彷彿成了一個水上的村莊。

這一天是王老四的五十歲生辰，他準備慶祝一下，早上就叫兒子賣了龜順便買二十個銅板的豬肉和十個銅板的老酒，再殺兩隻肥大的烏龜，這是老頭兒的壽筵；雖然

這樣的菲薄，還是他從開北的房子被毀後遷到這裏來的第一次。

兒子去後，王老四就把昨天留下的兩隻肥龜開始劈剝起來，在船頭上。

教堂裏鐘聲響了，無數的善男信女從張開的大口裏湧出來，蜿蜒地，倏而東一羣，西一堆分開去。約莫四五個人走到河沿上來了，步履聲驚動了牆集晒在河岸上的龜板上的蒼蠅騷動一陣。王老四把血手按住拚命掙扎的龜，抬頭順着騷動的蒼蠅處看去，教徒們仍舊掩着鼻，用捷敏的步法跑過去。最後的一個，他也掩着鼻，但他站着，他瞧一瞧王老四手下血淋淋的龜，又瞧一瞧曬在河岸上的龜板，眉毛一縐，似乎要說什麼，但那白手帕掩蓋下的口唇裏又沒漏出一絲聲音。王老四的下意識是：

『要買龜肉嗎？——不，不，這個教會的人是不吃龜肉的。』

他自問自答，一直目送那個教徒折回那所高大房子裏去。

兒子和着賣龜的鄰人一道回來，欣喜地把小籃裏帶來的菜一一檢放在甲板上。王老四一面洗滌手上的血，一面告訴王四嫂的烹飪方法。揭開酒瓶，芬芳的酒香襲進王

老四的飢腸，咕嚕！他喝了一滿口。

這時人們有的在岸上翻龜板，有的在論價錢的漲落和市秤的大小。王老四倒底是生辰，百事都讓剛滿八歲的兒子去做，自己則坐在甲板上抽黃煙。

岸上來了三四個人，一個是剛纔來過的，還有一個中國人和一個外國人，他們倆是一樣的裝束：黑禮帽，黑禮服，胸前掛着一塊方形白布；外國人還戴一付白絲眼鏡，深藍色的兩顆瞳子，在窩陷的眼眶裏不往的滾動着，滾過那些龜板和轟轟的蒼蠅，又滾過那些破船和破船上的人們，他擺一擺頭，移動嘴唇上的手帕對同樣裝束的中國人說了些什麼。

『難道你們沒有別事可做嗎？』

吃了外國人的教，就變成了外國人的神氣——那個中國人這樣斥着漁夫們。

各船的人都一致地驚奇，尤其是王老四五十歲的壽誕突然來了外國賊奴的吵鬧，他老實有點不高興，絳色的面上是木然的。